大學續衍精義刪繁要覽卷之十

臣　劉洪謨續衍

帝王治國平天下之要四

制國用

帝王治平之要旣念民生卽重國計重國計必制國用此有道焉宜先論理財之道然後及貢賦之常經制之義市糴之令銅楮之幣山澤之利征榷之課傳筭之籍鬻筭之失漕輓之宜屯營之田之十者皆在

理財之道中非與民爭尺寸之利也

總理理財之道書禹曰懋遷有無化居蒸民乃粒萬邦作乂禹貢曰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此禹之理財先理民財然後及國所以理民財第徒有於無變化居積爲民食故此謂藏富於民其成賦及於中邦第於六府大修庶土交正之後因土所出謹財所入有上中下之三則不敢責有於無取多於少此

受而藏之此先歲民數欲其相當用
天府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
年不止九年之蓄此量力精也用禮者合
三十年之通以為一年之出務當足三十
此量入為出之法不獨為歲杪所入必量
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
國用量入為出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蓋
杪用地大小視年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
又取民有制也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

爲平歲之經制林之奇謂致太平最爲要務是也太學先慎乎德人土財用均有德本宜内財末宜外外本内末而財聚爭民施奪而民散貨悖而入亦悖而出論生財之大道在生衆爲疾食寡用舒得此大道謂之仁者而下好義事有終府庫皆我財是謂以財發身與以身發財者異孟獻子深惡聚歛之臣是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之仁心長國家而善此聚歛之小人菑害

僉至雖有善者未如之何是以利爲利不
以義爲利之害義利之辨仁人必蚤燭乎
此以財爲末先愼乎德也朱熹章句或問
訓此甚詳特引陸宣公之言曰民者邦之
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
則枝幹凋瘁而根柢蹷拔矣呂正獻公之
言曰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悟
以爲有利於國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
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以

二公之言深得此章之旨可見理財戒用聚歛小人又不可無愼德之心以植其本此大學要旨也孔子論治道必節用而愛人孟子傷財用不足必歸之無政事政事卽量入爲出以節諸用於先也愛人尤節用之本故僉言之不可不兼恩也尹鐸奉趙簡子爲晉陽之命必以繭絲保障兩請簡子悟重保障乃爲損其戶數行保障實意後果得晉陽免子之難尹鐸之治不以

利爲利哉唐陸贄之告德宗曰用之盈虛
在於節與不節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
雖虛必盈引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桀用天
下而不足衛文公漢武帝唐太宗節而常
盈秦始皇漢武帝隋煬帝不節而立竭以
爲勸戒又以秦隋不悟而遂滅漢武中悔
而獲存尤欲其君之蚤懲蚤覺宋蘇軾曰
爲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
不終月之計三十年之通方爲萬世計歲

入歲出有急不免厚賦一時計耳量出為
入用不給取盈多則不終月計最下而無
謀者蘇軾曰今欲豐財非求財而益之也
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害財有三一曰
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三冗既去財可
日生百姓無害曾鞏曰乞詔有司按尋載
籍講求景德皇祐治平三朝所以費用其
財者考知其數即今比舊罷其所可罷損
其所當損費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必求

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有浮於舊而約於
今者必求所以約之繇而從之令四臣之
言而思之總不出節用愛人一語而量出
爲入不終月之計不幸今日遼餉之加派
反重類之丘臣欲稽考洪武永樂宣德正
統以來每歲出入之數以定今日出入之
數諄諄以不輕費爲言謂天生五材民並
用之君特爲民理之非君所得而私有也
苟認以爲已物而私用之日消月耗國計

匱之戶無籍時民無甚田藏者佃何所恃以
為安國家何所資以為治欲何補大學之
書玩味絜矩之一言此其志也臣謂五臣
建議於無兵之日猶以不懈督為言今日
東北西南兩大兵費實
先朝所未全無從見底寧夏朝鮮播州三[illegible]費
後更以各邊田荒本色俱乏折色多[illegible]入
金盈歲所入昔以供京邊外兵需者今[illegible]能
為各邊年例天下金花頭銀昔以供[illegible]

兵需者今盡化爲

內庫常供講求今日理財之道若止泛言節用不講各邊之開荒不講鹽課金花所入之額供第將兩大兵費較量於加派正派之數而求事例鑄錢以少益之則大學所謂聚斂之臣不知何道可免悉此路大學所謂開源節流之大道不知何德何仁可力入此門也

聖王必言理財之道舍道曷理焉

語貢賦之常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唐虞已有貢賦禹貢始詳九州各有賦有貢而輕重有等精麤各異此中正之道可爲後世取民之準夏貢殷助周各用之爲徹孟子以爲皆什一總是取民有制魯宣公初稅畝已非什一之舊有若以盍徹告哀公公病二猶不足則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子以薄賦稅則人富告哀公公病貧則曰豈弟

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貧也斯二
言者皆言君民一體之意最爲親切著明
所以止厚斂也魏文侯不受倍賦之賀病
課多之害民等之反裘負薪是一國之諸
侯猶知課不可多矣豈若商鞅之亂行於
秦至始皇而舍地稅人海內潰叛哉漢高
祖什五稅一文帝再賜半租後多不收昭
帝以菽粟當賦唐定租庸調法有田則有
租有身則有庸有家則有調法制均一楊

炎相德宗作兩稅法夏稅無過六月秋輸
無過十一月陸贄病之馬端臨以爲得古
人取民之意李渤言於憲宗以逃戶稅攤
隣賠輸驅迫俱逃乞免此稅渤之念逃民
併念及攤逃之稅是矣若欲概免必無田
則可有田則種逃戶田者輸逃戶稅不爲
苛也此前古賦稅之槩必以漢文免租爲
格外之仁民不易逢

聖祖初年免租之詔無歲不下考

御製文集二年三年免三年四年五年九年十一年十二年有免十三年盡免多事之初每有殊施所以結人心凝天命而培千萬年不拔之基端在於此矧今重熈累洽之後何以兵典輙言加派耶免租不敢望但守以田定稅因地立等夏稅秋糧歲有定額之法額數具於黄冊總於户部徵輸期限責之藩服州縣里甲十年一輪餘無雜擾逃無攤賠斯已不至竭澤而魚矣加派之

害必俟遼復而後免臣愚不知五年爲期百姓可望否貢賦非古也書旅獒召公之戒武王則曰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此猶以君有常德所獻惟常物而已周禮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此謂之致俟其自至不以九索也天王使家父來求車春秋有譏矣漢文却千里馬令四方無求來獻光武却異味勑郡國不得有獻御唐太宗謂踰境外求

極爲勞擾而申明任土作貢之典周太祖
謂所奉止於朕躬所害被於甿庶詔罷珍
美食物之獻至於深知貢獻之弊者莫若
孝宗之詔其謂假貢獻爲名漁奪民利之
言較之元世祖遣使往馬八國求奇寶與
夫唐憲宗避學士之讓戒獻者毋入右銀
臺門豈不遠哉我
太祖於國初卽定諸州所貢之額如太常寺之
牲幣欽天監之曆紙太醫院之藥材光祿

寺之廚料寶鈔寺之桑穰與凡皮革翎鰾
之屬皆有資於國用者著爲定額俾其歲
辦外此珍奇玩好皆不取焉遇有急闕之
物則折租以市其取民也可謂薄矣若漢
之告緡筭舟車之令唐之借商稅間架之
法宋之經總制錢之類是皆罔民取利不
可暫行者非
聖祖所貽安可常行耶臣尤謂今日之北京非
昔日南京之舊路遠舟艱若如南京諸璫

之貢獻用兵部馬快船每差不止數十動
踰百計倚公挾私自行商賈騷擾驛遞弊
害多端若何裁節各省藩司差官解絹紗
解弓弦之類並入內庫弊害尤多若何裁
節

聖明天縱所厚望焉夫賦有賦之常貢有貢之
常知所以常又於常之中有恤知所以非
常則於非常之征千百有禁斯於理財之
道有大禆矣

語經制之義則合取收用三者之經制而求其義也周禮一書理財居半而制用之柄則付之大臣有太宰以制其出有司徒以制其入而其官屬之於太宰者尤爲詳焉有職内以會其入有職歲以會其出有職幣以會其餘而其大要則總之以司會而掌之以司書其所以參較鉤稽之者日有日要月有月成歲有歲會若夫司徒之屬則又有所謂泉府廩人舍人倉人者焉

或以分其財守或以取其財用是固人君治世之大用而大臣經國之要務也原其所以經國之大要有三焉生財有道取財有義用財有禮而已先儒謂自其繫之九兩以定其業任之九職以厚其生雖無常職者猶使之轉移執事以食其力凡此皆生財也財足矣然後制九賦之法以取之輕重多寡內外遠近皆酌以爲中制而無一毫之過焉而又制爲九式之法以用之

自祭祀賓客以至好用又從而均節之焉
夫有道以生財有義以取財有禮以用財
然後有以服天下則諸侯莫敢不來享而
邦國之用有制故九貢又次之繇是觀之
則知周禮經制之法非義不取而所取者
皆合乎天理之正非禮不用而所用者不
爲乎一己之私以義爲利以禮制欲萬世
安民生裕國用之常經大道誠不出乎是
書若王莽假之以禍天下王安石竊之以

促國脈皆周禮之罪人也孔子曰若欲行
而法則周公之典在王通亦曰如有用我
執此以往有志於爲國爲民者宜究心焉
詩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
農人此取民常少與民常多有周之民命
所以制乎君不制乎天也孟子曰有布縷
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而
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
離此以三限行三征不幷取以病民有周

之民生所以君先有念不煩民控也周之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重之固爲大桀小桀
輕之亦爲大貉小貉漢賈山至言以周民
之財力見恤於上爲法秦民之力罷不能
勝役財盡不能勝求爲戒賈誼進言以積
貯者天下之大命欲粟多而財有餘必驅
民而歸之農使天下各食其力無末技游
食之民毋將隆告哀帝曰國家武備繕治
造作皆度大司農錢餘一出少府不以本

藏給未用不以民力供浮費別公私示正
路也唐李翺作平賦書謂人皆知重斂之
可以得財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也楊炎
言於德宗曰先朝財賦以中人領其職豐
儉盈虚大臣不得而知無以計天下利害
臣請出之以歸有司李泌言天子不私求
財未嘗不是而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是
豐私財以滋主欲也德宗宣索於諸道而
勑其勿使宰相知明失君道李泌知君之

失而惆悵不敢言是亦失爲相之道也後
唐莊宗以倉儲不足較河南尹豫借夏秋
税視横歛尤甚宜民不聊生宋太祖以軍
旅饑饉當預爲備始於内殿置封椿庫積
縑帛太宗因之神宗又因之是均以備兵
荒非私蓄而輕用也史臣曰宋臣於一事
之行初議不審行之未幾即區區然較其
失得尋議廢格後議未愈又復訾訾使君
莫適從民無信守世謂儒者議論多於事

功若宋人之言食貨大率然也蘇軾議宋
法則又曰事勢既極不變則敗誠自今日
因其勢循其理微爲之節文猶可見利於
十年之後失今不治必爲痼疾有如賈誼
所言者前代有宰相又有計相同以相稱
則計相亦所以弼治也漢初有計相唐有
度支宋有三司使職亦重矣今安得於戶
部卿佐之外添設弼書一員專總國計凡
內外倉庫之儲遠近漕輓之宜咸在所司

稽歲計之出入審物產之豐約權貨幣之
輕重斂散支調通融幹轉一切付之似於
量入爲出之法未必無補也自唐李吉甫
爲元和國計簿丁謂因之爲景德會計錄
後林特作於祥符田况作於皇祐蔡襄作
於治平韓絳作於熈寧蘇轍作於元祐其
別有五一曰舊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
曰儲運五曰經費所以總括天下財賦出
入之數而周知其有無多寡以爲豐殺增

減是亦於量入為出之法未必無補也韓
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陳傅良述
之以為言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
九而蘇松常嘉湖五郡又居兩浙十九觀
糧額可見歲漕江南米四百餘萬此五郡
幾居江西湖廣南直隸之半蘇州一府科
徵特重諺云蘇松熟天下足伏願
明主一視同仁念此五郡財賦所出國計所賴
凡百科率悉從寬宥每任巡撫特示此意

從宜經制不拘以文法必使上無虧於
國計下不殫於民力一方得安則四方咸賴
是亦量入爲出之一大計也知此經制之
大義在乎征歛有藝儲蓄有具費用有經
卽此是天道之公人爲之義一或不然是

以堂堂
天朝下同媟利之小人萬不可爲訓者利之爲
利居義之下害之上進一等則爲義經制
得其宜則有無窮之福退一等則爲害經

制失其宜斯有無窮之禍取舍斂散之際可忽乎哉故近日加派遼餉之害以義揆之殆於不可

廟堂之上宜痛思巳

語市糴之令是市爲商賈之事糴爲民庶之事古以爲民後以國令不可不以義節者也市始諸易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周禮匠人營國則前朝後市内宰建國

則佐後立市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序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亡使有利使阜害使亡靡使微皆平也胥師賈師莫非此平泉府官收民滯賖有時償貸以國服爲息莫非平民無分毫利民意王制諸不中物不粥於市此亦所以平民而去其僞心市皆仁政也漢武帝用一桑弘羊行均輸平準法盡籠天下之貨貴賣賤買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牟利

文學不能辨不思商賈無所牟顧可使萬
乘牟此利耶王莽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
官以取民息不思周之國服爲息賒貸乃
然息亦取貧民之力豈若莽之巧取民錢
耶章帝誤聽張林言行均輸於交阯益州
朱暉曰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
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暉此言王道大義
也何以弗從唐德宗以宦者爲宫市使置
白望數百人抑買人物故衣敗繒勒索公

行諸諫不聽胡寅曰官民豪奪天子可治天子白奪不恤洛怨不畏非議不納諫說則無如之何書之靑史豈非永監寅此言王道大戒也惜時阿言無辨及此宋初太宗詔宮中買物毋得抑擾及民眞宗有和買紬預給紬錢仁宗懲唐宮市之弊申明買給實直之令神宗熈寧制置三司條例司始行均輸法徙貴就賤用近易遠又出內庫錢帛置市易務官與民爲市此王安

石巧取之說不思奪民利以歸上大可醜
也徽宗因之有預買之巧愈巧愈醜戕民
生促國脉仍損國課以貽後世羞胡弗察
與孝宗創立市舶以通貨物此行漢通南
越互市之法而以市兼舶置司行之南海
也此法較官市諸弊法庶幾可行總之市
有三東北夷有互市西夷有茶馬市江南
海夷有市舶皆所以通華夷之情遷有無
之利減戍守之費又以禁海賈抑奸商使

利權在上也嘉靖三十年大同開互市兵
部員外楊繼盛疏言十不可以爲外開馬
市陰修武備又有五謬被謫開市招禍方
禁開馬市者死巳著爲令隆慶五年又行
王崇古馬市議以慰諸夷先定入市馬疋
之數以杜爭端其貢使不得至京鐵鍋等
物不得闌出事竣邊臣遷秩頒賞有差萬
曆二十八年遼東虜人挾市一開大搶馬
市木市俱罷三十四年巡撫李維翰誤聽

虜璫射貂參利輕閉互市遂受奴酋害以至瀋遼俱失可爲痛恨市舶司初設於太倉黃渡尋改設於福建浙江廣東罷後復設

祖訓曰日本限山隔海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不許興兵致伐訓嚴兵伐船司如故以夷中百貨皆中國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國必欲得耳設市舶司而利權在上奸計莫騁海患自息罷市舶司

而利權在下奸豪外交內訌而海無寧日
大明律第罪報抽不盡貨物與停藏之人
不禁海市也王圻於開市舶不開市舶均
以爲非第云貢舶與市舶一事不可分爲
二市舶與商舶二事不可合而爲一日本
狡詐叛服不常獨限其期十年一貢有貢
乃有市無貢則無市日本原無商舶此舊
典必不可紊西洋原貢諸夷每歲夏季來
望冬去遂有商舶諸夷載貨泊廣東私澚

或爲福人所導改泊海滄月港又爲浙人所導改泊雙嶼皆海商貿易之私不經市舶有犯王法者近東洋船遍布海洋不必貢期混稱西洋船向之商船悉變而爲寇舶肅清之法必俟請罪求貢定一貢期而市舶此開此日本與琉球占城暹邏諸番不可同市而論也今日閩海大患不在倭寇反在漳泉諸民一鄭芝龍反覆議撫不得言剿撫可乆否米可通否閩浙廣東可

永寧否糴法始於齊管仲通輕重之權民穀有餘則君輕歛民穀不足則君重散制輕重政因時歛散使米價常平以便人謂之準平魏李悝因之言平糴視歲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糴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馬端臨言仲意兼主富國悝意專主濟民軍國之用未嘗仰此歷代因之自唐始以和糴充他用至於宋而糴遂爲軍餉邊儲一大事熙豐而後始有

結糴寄糴俵糴均糴博糴兌糴括糴等名
何其多也推原其故蓋自眞宗仁宗以來
西北用兵糧儲闕乏遂以茶鹽貨物召商
人入中而姦商黠賈遂至抵價估貨高價
入粟後懲此弊只取之民不墮商計然計
家產而均敷之量蓄積而括索之甚或不
償其直或强敷其數其爲民病又有不可
勝言者官爲商所虧民又爲官所虧其失
一也神宗用王安石行青苗法以錢貸民

春散秋斂取二分息蘇轍言出納之際吏
緣爲奸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
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如
此則鞭笞必用州縣多事矣此又安石專
利之失貽害於民而國亦隨之也丘臣亦
於遼東宣府大同極邊之處各立一常平
司每歲收時官糴倉貯價隨時宜粟豆必
可久留者於應運邊儲州縣俾依價收錢
以輸於邊此不獨可以足邊郡亦可以寬

內郡而關中鹽糧之法亦可以是漸有更
革臣竊慮各邊多荒地每遇歲收時粟豆
價高艱糴艱貯則非先行開荒地無曠土
而欲廣糴廣貯必不得之數也合市糴而
論初因滯於民用則官價買之糴之及後
適於民用則官責之糴之此亦懋遷有無
曲為貧民之地初無一毫征利富國之意
後乃爭商賈之利利民庶之有非古人立
法初意矣二者之害市為特甚糴猶可為

可爲而爲之不善均之擾民不可不慎

聖明此際其善酌之

語銅楮之幣銅卽鑄錢楮卽造鈔欲通行此幣以濟國用也錢幣之始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人之無饘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又曰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是以命之曰衡太公立九府圜法

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司市以商賈阜貨而
行布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外府
掌賦斂之出入泉府掌賣買之出入以供
小用以通其滯單穆公諫周景王之鑄大
錢也則有子母相權之說以此爲利賈誼
諫漢文帝之令民自鑄也則有利權上操
之說不欲下分秦世人錢失之太重漢初
楡莢失之太輕武帝五銖錢最爲得中五銖
之後王莽及當千爲眼綖鑼并行者又不知幾

變惟唐之開元爲得其中通行至今南齊孔顗所謂不惜銅不愛工此二語者萬世鑄錢不易之良法也宋朝鑄錢比前代爲多國計仰給於此王安石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爲器國用日耗變法之害如此今欲畫一鼓鑄必嚴私鑄之禁買銅召匠如式精造以古錢爲準不如式者具數赴首官收價值使不失利官爲改鑄用皆新式式必每錢以十分爲率上操利權通融濟

用第求鑄多以爲利非獲利多以爲利也楮幣之始周禮聽質責以傳别後世因之乃有契券文約以空文質實貨也漢武帝造皮幣用之薦璧唐憲宗造錢合券以取錢宋張詠鎮蜀患錢之重設質劑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爲一界而換之至薛田張若谷則請置交子務以權出入自是而後又謂之會子謂之錢引謂之關會金元承之以爲鈔始眞以楮爲錢矣遂使蔡倫之智

與太公之法並行於天下物價騰踊鈔亦
難行失人心虧國用遂致亂亡如元人者
可鑒也已我
朝制銅錢寶鈔相兼行使行之既久意外弊
生錢之弊在於偽鈔之弊在於多所以通
行鈔法者請稽古三幣之法以銀為上幣
鈔為中幣錢為下幣以中下二幣為公私
通用之具而一準上幣以權之錢多則出
鈔以收錢鈔多則出錢以收鈔此本天之

理制事之義以爲民利因之足國法甚庶
幾焉詢之衆議斷自
聖心非所敢必也
語山澤之利謂澤有鹽山有茶有礦利亦
官與民共之者也鹽始禹貢海岱惟青州
厥貢鹽絺此貢上資食[illegible]已國無利也洪
範水居五行之一曰潤下作鹹此見鹽之
利用官民所必需也周禮鹽人掌政令惟
以共祭祀賓客及王后世子膳羞之用而

已諸無官禁也管仲相齊始有鹽鐵之征其言曰先王塞民之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又曰先王見予之形而不見奪之理其實非先王意也仲巧爲之矣是乃伯者功利之習見利而不見義先王之罪人也秦人因之征利二十倍於古董仲舒尚以爲病漢武帝用孔僅桑弘羊始置鹽官立榷禁然利止西北未遍東南唐至第五琦劉晏講明

殆盡而天下之賦鹽居其半然猶官鬻未始召商宋至雍熙令商人輸芻粟塞下而給以鹽端拱中令商人輸粟京師而給以鹽鹽之開中自宋始呂祖謙嘆天下利源不可開一開不可復塞此之謂也胡寅折衷甄琛元勰之議而斷之曰鹽之爲利禁之不可不禁亦不可要必於可禁不可禁之間隨地立法因時制宜必使下不至於傷民上不至於損國民用足而國用不虧

斯得之矣哉

朝於天下産鹽之地設轉運司者六提舉司者七每歲鹽課有定額行鹽各有地方不許過界每引以三百斤爲袋帶耗五斤凡遇開中鹽糧量所在米價貴賤及道路遠近險易定立則例出榜召商中納每歲收貯存積在官客商給引照支各有次第謂之常股鹽近因邊儲急用增直召商中納不依資次人到即與支給謂之存積鹽存

積旣與常股遂少支者日多積者日少倂
存積亦與常股均虧商賈待日久而支出
難其利微矣中微則利反以生害害小漸
大唐之黃巢王仙芝元之張士誠夫非鹽
販可無慮耶丘臣議行漢人官給牢盆之
法任民自煑而不徵其入豫令竈户告知
官給以劵然後舉火每盆煑鹽以一引爲
則盆皆官爲之給劵之時每引先取舉火
錢若干商賈買鹽之後官給鈔引俾於行

鹽地方發賣給鈔之際每引取工墨錢百文以爲公費每歲具數申户部以待分派各邊轉運常平司收糴米粟以實邊儲此法既行不必追徵於竈户不必中納於商賈不必官自賣不必官自煑先行之兩淮俟其有驗以漸行之兩浙山東河間若夫河東之池鹽川滇之井鹽福建之曬鹽或仍其舊或别爲處置又在隨時斟酌者或有中納聽支之客商無鹽可給之慮臣

又有借運糧回船轉船滄鹽至楊償商之

議蓋祖宋人轉船之法而通融酌議也遇

有官軍運糧空船南回道經滄州每船量

給與官鹽每引量與脚價俾其運至揚州

河下兩岸建倉委官照收原數不虧然後

給與脚錢少有虧損卽與折筭如此則官

得倍稱之息軍得順回之利積鹽得多乃

令通筭累年客商所中常股存積等鹽共

該若干依次給與見鹽不出一二年間支

給完足然後行官給牢盆之策年年存積

歲歲轉搬積之既多遇有急用卽出榜定

直召商於所用之地或上糧芻或輸金帛

付與執照給以見鹽此比舊法當得倍利

非惟得以足今日之用亦可以銷他日之

患又議開中解鹽與海鹽異海鹽非一所

此不足則取之彼可以通融湊補解鹽惟

一池不幸而歲多霖雨風不自南則歲課

不及額莫若通行查筭商賈待支若干限

三年内於海鹽或井鹽存積多餘之處估
時價償以見鹽如解鹽一引三錢海鹽一
引六錢卽以一引當二引他皆放此不出
數年解鹽有餘積而商賈通利矣丘臣此
議未卜行否補上之後户部尚書葉淇以
淮人狥淮商私情上言商人赴邊納糧價
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
易辦之利内閣徐溥狥同年私情票允行
之鹽銀積至一百萬餘兩人以爲一時之

利不知壞各邊開中上納米豆本色之法
近邊多荒田乏米豆價日高軍食日艱邊
儲取資內帑國匱民貧今議復舊則鹽課
之增多者非米豆本色之少數可易而已
荒之地土強買引之商人赴邊開中百不
如願何以調之
聖明天縱當必有以籌此矣諸弊經瑠抽分後
百孔千瘡非身臨其地廣詢熟計未易輕
議也榷鹽已非王政胡又榷茶乎茶之名

始見於王襃僮約而盛著於陸羽茶經蓋
人生之所日用也王鉷劉晏之徒皆買而
不稅而稅自唐德宗時趙贊議始張滂貞
元所得其利尚微至王播增稅而又置使
以榷茶遂爲生民無窮之害回紇入貢以
馬易茶茶遂爲西虜所必用宋人始置茶
馬司太祖念重困勿增直此仁愛之心可
爲世法宋太太初言取利太深可行之商賈
不可行之朝廷此尤可爲人臣司國計者

之法乾德之榷務鬻之在官淳化之貼射
通之商賈均未甚害惟嘉祐之均賦賦之
茶戶民病始極以茶易虜馬自神宗始茶
馬之弊至孝宗一除放金元弊不甚汰我
朝捐茶利予民而不利其入惟於四川陝西
置茶馬司間於關津要害置批驗茶引所
而已又於西番入貢爲之禁限每人許其
順帶有定數所以然者非爲私奉蓋欲資
外國之馬以爲邊境之備焉耳引繇徵課

開中易馬關運禁約折給差官八項各有
事例楊一清請復金牌四十一面舊額昭
示番族查襲番官止在三衛住牧三年一
次將馬易茶恩威並施必欲番人懷畏此
又在今日茶馬御史調劑行之而已礦洞
始於禹湯之採金鑄幣然特銅錫之類耳
自周禮有卝人之職而礦利此始魏武帝
時有司奏驪山白登山有銀礦並置銀官
唐太宗黜權萬紀採銀之言曰朕所乏非

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宋太祖詔
曰朕未能捐金於山豈忍奪人之利太宗
詔曰地不愛寶當與衆庶共之三君皆仁
人之言也杜鎬答太宗謂漢時佛事未與
故金多誠非虛語眞宗禁銷金雖乘輿服
御亦不須用所謂立法自上始者與宋坑
冶尚多元亦不少今坑冶之利不及前代
什二間或有之隨取隨竭所得不償所失
丘臣巳議嚴守捕胡於萬曆中年倡開礦

之議中使四出害民莫控
國體大傷兵禍費甚說者歸罪於言利之臣
非苛論也後有不鑒前車再議開採以易
加派者
聖明天縱萬勿信行不勝大幸
語征榷之課是古所譏而不征者後乃有
征榷也周禮太宰九賦之七曰關市之賦
關以征其貨之出入市以征其貨之所在
大府所掌以待王之膳服而已凶荒札喪

則市無征孟子屢言不征與王制同謂征商自壟斷丈夫始蓋抑末也漢初猶有古意市肆所入不爲經費商賈服用不許過侈武帝初筭舟車征商始濫宋太祖首定商稅則例自後累朝守爲家法而民既納租於官倉關市又征其稅非王政非天理

禹疏儀狄絕旨酒商受酗酒天下化之武王封康叔於其地迺作酒誥曰毖曰剛制曰無彝酒曰飲惟祀德將無醉周禮酒正

以式法授酒材萍氏幾酒謹酒司虣禁市
飲嚴至摶戮重酒懲也漢文帝賜酺義禁
釀酒猶有古意武帝初榷酒酤昭帝罷之
唐德宗初罷酒稅尋收利助軍費宋初不
禁酒眞宗課不增元設糟房似乎召飲念
酒之禍性以之亂德以之敗父子以是不
相慈孝兄弟以是不相友愛夫婦以是而
反目朋友以是而相怨家以之破國以之
亡是安可縱飲而莫之禁禁無太嚴無太

寛在上之酌行而已藉酒酤以征利大非
仁人之用心是不可不戒者榷麴自唐始
榷醋又自宋始是穀麥一類農賴以爲食
官旣取之商糴於農以爲酒爲麴爲醋官
又取之此一物而三四出稅也末世不古
一至於此豈上天生物養人意哉我
朝不立酒麴務惟攤課於稅務中醋則自來
無禁可謂寛取矣今天下造麴惟淮安爲
多麴多酒多欲禁酒不禁麴不可周禮委

人掌野歛薪芻疏木責蓄聚而已唐德宗
始稅竹木周漁師獻魚先薦寢廟而已漢
宣帝增海租始有魚課元史食貨志鹽法
茶法商稅市舶外又有三十二額外課元
以胡人入主中國其取之民課額之目獨
多往昔徒供姦人之資國家未必賴其用
民苦國促固宜我
朝於天下關津去處設抽分竹木局近年於
太平之蕪湖荊州之沙市浙江之杭州徑

遺工部屬官親臨其地抽分變賣取其價直銀兩解京以供工部繕造之費免科徵於民豈非良策然商販無常難爲定數後來者務踰前人之數以徼能名歲增一歲無有紀極是不可不量爲中制也稅課司局不許稅五穀及書籍紙劄其事雖微所關係甚大諸稅削去元額十存一二此出

聖祖特見王者之政仁人之心也若乃萬曆中年稅監四出漁獵諸態則又元人所未有

者三十三年
聖諭停免開礦稅銀分貯比之輪臺一悔而遼
左川黔之禍泰昌天啓之促元氣大傷國
脉如綫元人之狼狽似乎千幸萬幸
今上聖神首宜念此起死回生宜遵何道未可
空言相蒙也
語傳算之籍傳著也取漢人傳民丁算口
傳之籍爲言見計口用丁因之以取貲也
孟子言有力役之征周禮小司徒均土地

稽人民欲周知其數鄉遂大夫載師閭師各有所稽均人均其力征司民獻數於王因地美惡較民衆寡辨民老少論歲豐凶莫非優恤民力也秦用商鞅之法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漢循未改高祖初爲算賦力役之外計口出財後世戶口之賦始此唐制凡天下戶口其資産升降定爲九等三年一造戶籍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宋制

凡當役人户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舊
無色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冊籍之弊古
今一律我
朝十年一造黃冊民年十五爲成丁未及十
五爲未成丁官府按冊以定科差脫漏户
口者有禁變亂版籍者有刑凡有科徵差
役率驗其户口田產立爲等第數役者不
得差貧賣富受役者不得避重就輕歲久
弊生非止一端請遇大造年詳詢博采務

革宿弊清版籍壹意念民之貧苦主於甦
民而差役不如顧役之便均徭雜差不如
一條鞭之便是近年民閒所相安者惟是
暗用里甲一條鞭之外差而又差如解户
之類弊難枚舉自非巡撫身任此責多方
查覈未有能清其源塞其流者
今日聖神豈獨不周念及此乎
語鬻筭之失謂後世鬻官鬻僧告緡借貸
筭閒架除陌錢承買追理經總制用椿錢

皆失也秦始皇令百姓納粟一千石拜爵一級已失駁貴駁富之意晁錯言於漢文帝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謂之賣粟以勸農則見利不見義徒以釀害也靈帝因之賣爵以爲私藏唐肅宗因之賣科第不識文字者亦與宋孝宗恥鬻爵詔非歉歳不行非民願不强姑可爲濫觴之一節唐玄宗因安祿山反度僧道得錢百萬緡宋神宗因歳饑河決鬻度牒王

安石以爲可全人性命高宗懼輟耕欲住
數年亦可爲濫觴之一節漢武帝筭商車
又筭民車及船此爲告緡之始唐肅宗因
兩京陷沒貸及江淮富商右族德宗仍之
搜督甚峻民有自經死者此爲借貸之始
德宗始稅間架筭除陌錢宋太祖始令樸
買坊者收抵當宋神宗始鬻祠廟哲宗始
召人承買坊場河渡概論宋朝取民數多
成都一府稅務酒務歲額踰四十萬南渡

後又有經總制錢月樁罰訟之類民生斯
世大為不幸傳說令民間積逋非一孰所能
了謂令帶納一料俟秋成更令帶納此可
為追徵逋負之一法蘇軾言四方有蓄積
故白紙取之語諸般發億貫赦飭大臣令
盡理推行恩貸毋被有司巧為艱阻又言
民為積負人所壓謂與除放毋為姦吏所蠹
食此可為除放積逋之一法矣未盡述催理
官物已及九分以上謂之破分即宜任催

以待蠲放此可謂破分停止之一法之三
議者有所重念於貧民即有所少裨於國
脉所以救弊筭諸失正自不小宋朝南渡
止有天下之半用兵日久諸失可原今日
全盛之天下礦稅遣餉剝削無已捐助及
官鬻非民害失此不籌 無以對民即無以
為國
聖神天縱請亟念之
語漕輓之宜本禹貢言冀州為帝都東西

南三面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爲至此
未言漕實爲後世漕運之祖民所輸納以
供京師者止於五百里時無養官養兵之
費也春秋戰國以來行師千里間行漕輓
然事以兵休猶未甚困也秦汎舟輸粟以
救晉饑吳開渠通糧以達江淮然未有漕
運之名也而飛輓始於秦秦以欲攻匈奴
之故致負海之粟輸北河之倉蓋緣海道
以入河也是海運秦已有之然第資是以

行師而國都之漕尚未行也至漢高祖始

漕輓以爲國都之給然所用者省歲計不

過數十萬石武帝時官多徒役聚關中之

粟至四百萬石不足給故鄭當時議開漕

渠引渭入河桑弘羊請令民入粟補吏贖

罪山東漕歲益六百萬石宣帝時耿壽昌

奏請糴粟京輔諸郡足供京師可省關東

漕卒過半此第可行之豐歲不如屯種也

趙充國條留屯十二便此不獨可行之金

北地皆可代漕輓也光武北征寇恂以輦
車驪駕轉輸不絶未有長運也諸葛亮在
蜀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以餉兵非
可通行也後魏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矣
隋於經過之處募丁遞運矣其開三渠以
通天下漕也雖一時苦民而後之通濟賴
之其置倉穿窖積米至二千六百餘萬石
也無救於水旱適以為盜賊之資唐初水
陸漕運不過二十萬石玄宗時裴耀卿請

於河口置倉節級轉運歲漕七百萬石代宗時劉晏命囊米而載以舟隨處積倉無有溺者江淮米不至米斗千錢六宮之膳不及十日六軍脫巾於道若非韓滉運米至陝德宗幾無以為生國可無蓄乎倉廩所納新物尚有破耗况路所搬豈無損失周世宗念此每石與耗一斗夫非寬體乎宋都汴梁四衝八達之地運道分為路不甚苦民眞宗時罷歷呂梁之險雍熙中議

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徽宗時修復高郵水牐諸座限節水勢時以東南六路之粟載於眞楚泗轉搬之倉卸納後即載官鹽以歸江船之入至此而止無留滯也汴船之出至此而發無覆溺也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江豈非良策歟元都於燕仰給於江南自伯顏獻海運之言而江南之糧爲春夏二運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終元之世海運不廢亦一代良法也自古

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河漕視陸運之費省什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什八九我

朝都燕如元漕運不如元之用海漕河通利歲運充積以兵運不用前代之民丁歲歲兵運不用前代之番休一船長運直達京師不似前代之轉遞漕卒勞倍大半在途不似宋人之載鹽藉以贍卩沿途爲將領之科率上倉爲官攢之阻滯回帮未煖兌

文催至運糧士卒勞苦萬狀失今不恤後
不可知請行宋人載鹽之法少寛士卒一
分則受一分賜乎猶未也修勸農之法於
北地以省江淮漕運如陳靖之議尤去冗
兵冗吏以減江淮漕運如范仲淹之請此
則根本至計而未可易言者况泉源壅塞
有疏濬之勞堰閘蓄洩有供役之煩徐呂
洪流之泛濫淮楊襟喉之扼塞意外之患
不可不防濟寧居運道之中天井牐尤爲

諸水畢會分流南北之中總會於臨清居中者如人身有腰脊必不可損總會者如人身有咽喉必不可閉濟寧多旁出之途臨清尤漕路之要害去邊關不遠疾騎不浹旬可到議跨河爲城兩際各爲水門以通舟檝而包圍巨鍤在於其中設官以司啓閉屯兵以爲防守是亦思患豫防之一事也又有豫防一議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東西沿海一帶緣海道

運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況
詳元史備載海運歲至之數所失不過百
分之三四恐今日河運所失糧不止此兼
之海運無剝淺之費無挨次之守而國家
亦有水戰之備可以制伏朝鮮安南邊海
之夷又萬世之利也如慮放洋之害宜預
遣習知海道者訪問傍海居民漁民逐一
次第踏視有無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
遠近委曲爲之設法圖畫具本以爲傍海

通運之法刋行通知豈不良便海舟與河
舟不同河舟畏淺宜輕海舟畏漂宜重海
舟一載千石可當河舟所載之三河舟用
卒十人海舟加伍或倍之則漕卒比舊亦
省脚費比漕河爲省其兌支之加耗宜量
爲減殺每千石舟許以二百石載私貨就
於直沽立一宣課司三十稅一貯報抵歲
造船料之費不獨可足國用自此京城百
貨駢集公私俱足且此道若通閩廣之編

運亦可以來不但兩浙也南貨日集於北
空船南回者必須貨實而北貨亦日流於
南今日富國足用之策更莫大於此
聖明在上儻亦周爲念乎自非心計大臣周詳
思議恐未易以更此弦易此轍也
語屯營之田漢文帝時從鼂錯言募民徙
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
大惠也宣帝時趙充國擊先陵羌以殄滅
爲期願罷騎兵屯田益積蓄省大費條上

留屯田便宜十二事漢末乏糧曹操從棗祗請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州郡例置所在充積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諸葛亮繇斜谷伐魏分兵屯田為久駐之計司馬懿伐吳欲廣田蓄穀為滅賊資用鄧艾計於淮南淮北且田且守穿渠溉田阡陌相屬軍資日充晉羊祜鎮襄陽始至軍無百日儲墾田八百餘頃季年遂有十年之積平吳後杜預修召信臣遺迹激水灌

田萬餘頃分疆刋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
衆庶賴之唐開軍府以捍要衝因隙地置
營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二司農寺命韓
重華爲代北營田使墾田三千八百餘里
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萬餘緡
宋太宗時以陳恕爲河北東路營田使乃
恐變生不測密奏止之太爲可惜淳化中
從臨津令黄懋請以何承矩爲河北屯田
使懋爲判官大墾水田於雄莫霸等州興

堰置閘門引定水灌漑初年霜早稻不成次年方熟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神宗熙寧元年詔以坊監牧馬餘地立田官令專稼政以資牧養之用孝宗隆興元年張闡詳言荆襄屯田之害莫若使兩淮歸正之民墾闢成田取餘輸官實爲兩便元泰定中學士虞集請京東瀕海淤地築隄捍水爲田三三年視成五年多積時不能用艱食思行得數十萬石以助國用亦已晚矣至

正時丞相脫脫言京畿近水地召募商人
耕種歲可收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
師足食從之於是西至西山南至保定河
間北抵密雲順義東至遷民鎮凡係官地
及各屯田悉行耕種召募江南農人一千
爲農師歲乃大稔然亦晚矣之二者耕種
有利於元不能保元之不亡本實先撥也

我
朝於衛所有閑曠之土分軍以立屯堡俾其

且耕且守以十分爲率七分守城三分屯
耕遇有警急朝發夕至是以守禦之中而
收耕穫之利其法視古爲良近又於各道
專設風憲官一員以提督之其牛具農器
則總於屯曹細糧子粒則司於戶部有衛
所處則有屯營田每軍受田二十畝納丁
六石餘丁所受所納比之正軍又降殺焉
太祖加意屯田允沐英雲南請諭戶部曰屯田
之政可以紓民力足兵食邊方之計莫善

於此然久荒力難宜緩其歲輸之粟使彼
樂於耕作數年之後徵之也又勅都督府
日養兵而不病於農者莫若屯田其令天
下衛所督兵屯種庶幾兵農兼務國用以
紓
成祖益重屯務令各屯置紅牌一面寫每軍歲
用十二石正糧爲法有餘剩數聽軍自收
不許管屯官員人等巧立名色因而分用
又諭戶部曰凡屯田軍士自今不許擅差

妨其農務夫屯田之法乃足食足兵之要
道而通商中鹽則又所以維持屯田於不
壞者也後爲葉淇徐溥改各邊之本色爲
運司之折色倉所入之倍利失各邊之屯
種米價日高邊餉不給軍民俱困豈非變
通日乎邊方之屯政既壞而各衛所之屯
田又爲貧軍典出主以易主田主收利屯
糧軍輸年有拖欠困弊莫詰有不堪典出
者貧軍拋荒盡成榛蕪而北方荒地貧民

不能力耕大户不能召佃者又不可以數計天下多游民國家有曠土豈獨軍兵貲贍一遇水旱小民乏食聚而為盜勢所必至與其迫而議加派曷若亟而行開墾故有腹裏之開墾有邊方之開墾有陸田之開墾有水田之開墾有近河之開墾有近江之開墾有近海之開墾有近畿之開墾行開墾必先行召募農人買辦牛具種子若第空言之而不實行之實行之而有一

不問不到皆虛文也矧今師老財匱之日

戶部奉行

聖王召對德意舍此不講何以救今日之窮救
今日之窮當於足兵去兵之間足食去食
之間先為酌處使有用之兵不艱於食卽
使可農之兵裁而為農募農不多農費官
措不獨邊方此開墾腹裏亦此開墾講求
商榦王鏊李秉葉盛劉定之龐尚鵬王遴
楊一清方日乾萬世德汪應蛟等所言利

害而於吳縣武舉徐世昌之八議所言於
萬曆二十四年者尤詳覈而備悉之所謂
上可以紓
當宁廑乏之憂下可以免枵腹脱巾之變近可
以省内地飛輓之勞遠可以充邊方積貯
之饒此四效者良非虚語也
皇庄　皇店　皇鹽之褻
國害民夏言言之甚詳近畿之可開墾者尤
多自非

聖王持衡於上安得搜剔而振刷之總之國用
所出雖非一途而田爲之本用人之力盡
地之利因天之時治國平天下之要道斷
不出此當事者慎無若陳恕之梗議斯幸
之幸已

合市糴之令銅楮之幣山澤之利征榷之
課傳筭之籍而言中各有失未若聲筭之
失爲尤甚較軍民而論軍之苦至漕輓而
甚必酌其宜以少甦軍困夫惟屯營之田

可以紓漕輓之若則論貢賦之常必思其
所以常所以不常論經制之義必思其所
以義所以不義其於理財之道思過半矣
制國用而不先固邦本萬萬不可者請
聖明令併籌之

可以紓漕輓之苦則論貢賦之當必思其

大學續衍精義刪補要覽卷之十一

臣　劉洪謨續衍

帝王治國平天下之要五

明禮樂

帝王治平之要必明禮樂明則先明禮樂之道次明禮儀之節樂律之制又於禮中明王朝之禮郡國之禮家鄉之禮此各有道不可不明者

總論禮樂之道　舜典同律度量衡修五

禮此舜之巡狩必同律修禮以此爲重也

周禮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大宗伯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此周之教人必以禮樂爲本禮以防民之詐僞而教之中禮繇陰作陰德亢從天陽所產中來是禮兼樂也樂以防民之情欲而教

之和樂繇陽來陽德充從地陰所產中來
是樂兼禮也是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合一
而非二也禮記中如禮器樂記郊特牲仲
尼燕居之言禮樂必本之天地統之人心
作之先王徵之治化語本之天地則曰天
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
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又曰天尊地卑君臣
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
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此則禮者天地之
別也此言天高以下之義曰地氣上齊天
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盪鼓之以雷霆
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
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此言
流而以下之義曰樂著大始禮居成物著
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
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此既分言
天動之謂樂地靜之謂禮又合言天地之

間動兼靜靜兼動之謂禮樂也曰樂者天
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
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繇天作禮以地制過
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
樂也此既合天地以言禮樂又分天地以
言禮樂總於及物之際毫無所過也禮樂
所繇興也曰樂繇陽來禮繇陰作陰陽和
而萬物皆得此又專以一和言天地之禮
樂也語統之人心則曰樂也者情之不可

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
禮辯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曰樂也
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禮反
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曰禮理
也樂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達於
樂而不達於禮謂之素達於禮而不達於
樂謂之偏此以禮樂出乎人情之所自發
尤反乎人性之所自來莫非天地之所爲
莫非君子之所兼體也語作之先王則曰

先王制禮以節事修樂道志故觀其禮樂
而治亂可知也曰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曰
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
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曰
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
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
並名與功偕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
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
明聖者述作之謂也曰五帝殊時不相沿

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此言先王之作禮樂必本之人心之愛敬節和可以沿襲亦可以不沿襲其愛敬節和平反則一也語徵之治化則曰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樂繇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動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

謂也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
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
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内合敬合
愛矣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
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曰大人舉禮
樂則天地將爲昭焉故樂動於内禮動於
外樂極和禮極順内和而外順則民瞻其
顏色而弗與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
慢焉故德輝動於内而民莫不承聽理發

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仲尼語子張以政曰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巳復語禮樂曰非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非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皷然後謂之樂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此以禮樂施於功

成治定之後天地爲昭鬼神合符不可偏勝不可事事減中進盈中反有義有文必易必簡必和必順必本之吾身之言行也孝經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此論禮樂於孝弟之後先之乎樂以移風易俗爲言似乎難致及言禮主於

敬一敬父敬兄敬君而子弟臣之心悅否

悅則又以風俗之移易本之孝弟中之一

敬此禮樂交相爲用所以謂之要道也論

語論禮樂不在玉帛鐘鼓則所重可知不

從後進而從先進則所以從可知方以割

雞戲子游卽以學道是之則所以是可知

及論人而不仁無如禮樂何則仁尤禮樂

之本也有子論禮貴和和欲節是禮中樂

樂中禮意子思論禮樂之作無德不敢無

位亦不敢是重聖人在天位意漢書禮樂
志曰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急此見
六經爲治道之本原而禮樂又爲六經之
要道也歐陽修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
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禮
樂爲虛名此以令本于好方謂之治出於
一又古今不易之至論也周敦頤曰禮理
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

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此以禮理爲和樂之本卽於人倫中求理也呂祖謙曰履爲易中之禮豫爲易中之樂此論禮樂於易之履豫欲人君知所重也丘臣尨述朱熹未成禮樂二書之根以其徒黄幹楊復所輯儀禮經傳通解蔡元定所成律呂新書得熹遺意欲大行之天下尨念

大明集禮一書無所折衷樂未見有全書似非

太祖隱意欲以百年而後興望之

當日聖天子臣竊以丘臣之所願欲者望之
今日聖天子未卜然否
語禮儀之節　易於履言辯上下定民志
矣於大壯則言非禮勿履是欲定民志必
本諸身方合於乾道之亨也書帝舜咨四
岳以秩宗命之伯夷曰夙夜惟寅直哉惟
清是以敬爲禮之本也皐陶言天敘五典
必欲惇哉天秩五禮必欲庸哉惇庸卽寅
恭矣尤曰同寅協恭和衷哉是又欲君臣

同歸一敬以敬爲和也周官宗伯掌邦禮
治神人和上下周禮太宰掌禮典以和邦
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矣而大宗伯掌天
神人鬼地祇之三禮掌吉凶賓軍嘉之五
禮並以佐王建保邦國吉禮十有二禋祀
實柴槱燎三者祭天神也血祭貍沈疈辜
三者祭地祇也肆獻祼饋食祠禴嘗烝六
者祭人鬼也凶禮六凶喪荒弔禬恤各有
實哀與民同患也賓禮八春見朝夏見宗

秋見覲冬、見遇時見會殷見同時聘問殷
眺視以親邦國也軍禮五大師用衆大均
恤衆大田簡衆大役任衆大封合衆以同
邦國也嘉禮六飲食昏冠賓射饗燕脤膰
賀慶各有禮以親萬民也小宗伯掌五禮
禁令用等又於昭穆親疎中正門子掌政
令重大宗也禮記曲禮首曰毋不敬次曰
禮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

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
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
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
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
退讓以明禮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
有禮知自别於禽獸太上貴德其次務施
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
亦非禮也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
者不可不學也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

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富貴者不以貨
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此七節皆言
禮爲人道之所必不可無所以自別於禽
獸者惟此一禮君子此明聖人此作人人
此學不越一敬也檀弓子思曰先王制禮
過者俯而就之不至者䟦而及之子路曰
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
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
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

也此兩言者一欲協禮于中無過不及一
畧文重本以矯世救弊也禮運禮器郊特
牲經解仲尼燕居坊記喪服四制何非言
禮括其大要凡禮大體四言之體天地法
四時則陰陽順人情兩言之承天道治人
情又曰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言治人七
情無喜怒哀懼愛惡欲而言非徇人私情
也人有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之情有愛其
死而患其生之情國之有禮猶水之有坊

坊以止水因水之勢禮以坊民因民之情而爲之節文使富不驕不亂貧不約不盜坊也禁亂之所繇生不去舊禮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以止邪於未形爲慎始爲教化之微故婚姻之禮鄉飲之禮喪祭之禮聘覲之禮均不欲廢凡衆之動不以事視之以宜視之必不失其宜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其數可陳其義難知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所

以治天下禮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修禮以達義達義之至體信達順禮之極功也故禮合義言禮義也者人之大端所以講信修睦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大端大實莫大於禮義故治七情必修十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聖人治情修義之本睦利除患之具

未有能舍禮而治者别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别仁義治政安君未有能越禮而言正者禮豈獨人之大端蓋君之太柄焉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員也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員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不可誣以姦詐忠信也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禮不虛道

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文不行無本不立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以禮爲衆之紀紀散則衆亂不可不慎以禮爲人之體體不備不成人有大有小有顯有微不可不當禮所以制中不豐不殺不多不寡唯欲其稱不可不省禮卽事之治治國無禮譬瞽無相倀倀何之譬終夜室求非燭何見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不可不祖洽禮也者反本修

古不忘其初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抔飲蕢桴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是初一敬也禮有經曲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一即入室必繇其户未有入室而不繇户未有行禮而不繇敬者是敬即一也春秋左傳紀諸臣論治率本於禮論禮率本於敬周内史過曰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孟獻子曰禮身幹也敬身之基也晉叔向曰忠信禮之器也卑

讓禮之宗也鄭子太叔引子產之言答趙簡子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六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簡子贊禮之大則又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夫不亦宜乎齊晏子言於景公

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
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
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
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
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
善物也傳中諸言禮者唯子產晏子之言
最大而富可與經言互相發明論語以約
禮對博文言謂可以弗畔恭愼勇直均謂
不可無禮爲學在此爲治亦不越此故論

爲國必以禮讓爲王能不能治不治所繫
分知禮之本寧儉寧戚則奢易之非禮可
知知拜下之禮與麻冕之禮異則禮兼義
言此可知知餼羊之存尚足爲復禮之資
則去禮宜復可知此見孔子胸中約即禮
也徵夏殷之禮以文獻足損益夏殷之禮
不出因外益見孔子胸中有全禮也孟子
與任人論禮本重於食色又隨時隨事而
酌其中朱熹以此見聖賢錯綜斟酌毫髮

不差固不肯枉尺直尋亦未嘗膠柱調瑟
所以斷之一視理之當然最爲得之荀子
以禮爲僞大非所以爲訓謂先王制禮義
以防人之亂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
不窮於物物必不屈於物人道之極百王
之所同古今之所一此論微可採後儒粹
言如程頤曰學禮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
意乃可以沿革曰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
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

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
器用而爲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
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曰行禮不可全泥
古須當視時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不
得不與古異張載曰禮者理也知理則能
制禮學者宜先觀禮類聚一處他日得理
以意參考曰禮但去其不可者不可駭俗
亦當有漸朱熹曰禮時爲大古禮今豈不
行隨時裁損耳孔子從先進恐亦有此意

曰聖人有作古禮未必盡用須別有個措置視許多瑣細制度皆若具文且是要理會大本大原曰居今而欲行古禮恐情文不相稱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删修令有節文制數等威足矣三儒皆以義理言禮以大本大原言禮諸如衣服器用之類不能盡同更有不得不異者今如張氏所云類聚以求之則所以爲禮者情文可見

又考周禮一書惟王建國辯方正位體國

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皆謂之禮不謂
之治此意可思盖三代以前以禮爲治天
下之大綱三代以後以禮爲治天下之一
事古今治效所以有隆汚之異者以此今
若以禮止屬之禮部而吏户兵刑工遂諉
而不念不言則大失古意矣
太祖朓朓此禮今大明集禮洪武定制禮儀定
式稽古定制及諸司職掌似多繁瑣大明
會典更雜沓不一安得

今日聖王特命禮臣會同翰林儒臣纂集一書不專憑今亦不純任古斟酌損益一準諸理義洞見大本大原確乎天下人心允當上心須賜中外俾永遵守藉以寡過是亦維風易俗一大欵會非獨史官有所根據已也語樂律之制　易豫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此薦配特樂中之一大事而樂之所以崇德德之所以和和之所以如出奮之雷則非

先王不神會及此也書帝舜命夔典樂教
冑子必以樂樂之所奏即爲詩詩以言乎
人心之志歌永此言聲依此永律和此聲
以志動志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人心之和
妙而爲神人之和此樂之體用功效所以
育冑子爲治本也禹尤以六府三事之九
功爲治之敘以九敘爲九歌於戒休董威
之外勸民以此歌俾之勿壞此又以樂歌
陶及小民不獨冑子有教已也九歌所播

六律五聲八音無所不該而一出一納五言之治忽於此乎察察聞之君必聽之臣故舜欲以臣隣之聽爲己之聞察也臣聽君聞惟治忽是察卽此是樂之本舜之部所以在咸池大章之後獨臻美善夔舉堂上之樂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而言其應曰祖考來格虞賓在位舉堂下之樂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而言其應曰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此以聽察

治爲上之聞韶之至也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是卽虞廷胄子之教也教之以樂德爲異時輔德長人之資教之以樂語爲異時宣辭專對之資教之以樂舞爲異時出入臨莅之資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皆此資也樂德曰中和祗庸孝友樂語曰興道諷誦言語樂舞曰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

濩大武六律陽聲曰黃鍾太簇姑洗蕤賓
夷則無射六呂陰聲曰大呂應鍾南呂林
鍾仲呂夾鍾文之以五聲曰宮商角徵羽
播之以八音曰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教之
以六詩曰風賦比興雅頌太師主於和聲
聲必本乎陰陽典同主於制器器亦必合
乎陰陽而已禮運樂記言樂最詳言五聲
曰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
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曰清明象天廣

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
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
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
爲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
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曰五聲六律十二管
還相爲宮曰發以聲音文以琴瑟動以干
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
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此極言樂之功效
曰凡音之動緐人心生人心之動物使之

然曰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曰凡言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

也曰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

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

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

外惟樂不可以僞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

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

生民之道樂爲大焉此言樂之本在心心

又在乎一誠無僞也曰先王本之情性稽

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此言先王作樂必本於人之性情性中也情和也考之自然之度數尤取裁於自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陰陽剛柔各得其中而和暢此總謂本之性情一於誠而無僞也曰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瓠巴鼓瑟游魚出

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以之曰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魏文侯好鄭衛之音齊宣王好世俗之樂以之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孔子在齊之所聞季札聘魯之所觀以之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此言人心哀樂之感係於政治之得失欲慎其所以感之者曰姦聲感人而

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
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
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
各以類相動也此言倡感應和有姦正之
異亦本爲治者之心心欲合乎天理之正
也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
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
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此專言亂亡之音
以爲出治者之大戒戒此慢散必歸於正

而後可也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此於一樂之中分道欲之辯必欲以道制欲則反情和志退藏於密所謂德也

春秋傳魯衆仲對隱公羽數之問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此言樂有降

殺毫髮不可僭差也齊晏子之論樂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此借樂以喻人心之和和不在樂在心之相濟也國語伶州鳩對周景王鑄無射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

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
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
也故名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二
曰太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
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
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
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
布哲人之令德示人軌儀也爲之六間以
揚沉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

二閒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閒仲呂宣中氣也四閒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閒南呂贊陽秀也六閒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均有鍾無鎛昭其大也大均有鎛無鍾甚大無鎛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此發明十二律之義立均出度其本指也家語孔子病仲繇之

鼓瑟曰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
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
殺伐之域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唯
修此化故其興也勃然至于今王公大人
述而弗忘殷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
然至于今王公大人舉以爲誡夫舜起布
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爲天子荒淫暴
亂而終以亡此言樂以中聲爲節寧南毋
北尤至論也論語孔子語太師以可知之

樂翕如純如皦如繹如節奏此完反魯樂正卽正以此雅頌得所得此所也韶武並論武必讓韶在齊聞韶肉味不知語爲邦必則韶舞則韶舞必放鄭聲惡不正也孟子論好樂必欲其甚及問所以甚則與百姓同樂有同樂之心今樂猶古樂無同樂之心雖日聽古樂與魏文侯之惟恐臥等耳漢書志淮南子杜佑通典孔頴達禮疏言律呂頗詳總不越乎蔡元定律呂新書

元定此書意授自其師朱熹此書出後熹
又定鍾律通解蓋初以甚簡約極周盡者
望元定復定通解更簡約中周盡不煩言
者熹新書序曰季通黄鍾圍徑之數則漢
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為法則淮南太
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
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
之不得為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
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

謂卓然者其著論又能推原本根比次條理撮取機要闡究精微得書之體鍾律前篇七條一曰十二律陰陽辰位相生次第之圖二曰十二律寸分氂毫絲數三曰五聲五行之象清濁高下之次四曰五聲相生損益先後之次五曰變宮變徵二變相生之法六曰十二律正變倍半之法七曰旋宮八十四聲六十調之圖後篇六條一日明五聲之義二日明十二律之義三日

律寸舊法四日律寸新法五日黃鍾寸分
數法六日黃鍾生十一律數法大槩采元
定所著更互演繹尤為明邃其樂制彙於
王朝禮其樂舞彙於祭禮可為後世作樂
者之法合鍾律通解與律呂新書而詳繹
之因聲以玫律正律以定器古樂或亦可
復聲居器之先必如徐復之言聖人寓器
以聲未有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者孔子
惡鄭聲全以其淫淫則與古之樸異是謂

聲之變非器與古異也使聖人復生不能
舍今之器復古之器第欲變今之聲為古
之聲若能去淫濫靡曼而歸之中和雅正
則感人心導和氣方為治世之音房庶之
言即復之意也古樂有唱有嘆唱者發端
句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更有疊
字散聲以歎發其趣若直以一聲叶一字
則古詩篇篇可歌無復樂崩之嘆矣熹又
曰樂音之難不在於聲而在於律不在於

於律以律管定尺以天地之氣為準非秬
和平求之程頤論樂尺度權衡之正皆起
古以宣化今以長怨欲變今樂必於淡與
之道也周敦頤論樂古以平心今以助欲
發而中節也此聖人所以一天人贊化育
聲在氣為中氣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與
因律以生尺尤卓然也臣又言在聲為中
不敢必于秬黍則所謂先求聲氣之元而
宮而在於黄鍾之元定截竹為管以求中聲

黍之比也律取黃鍾黃鍾之聲絫玫上下
自得其正張載言聲音之道與天地通律
呂有可求之理惟德性渾厚者能知之此
三語者窮本知變達樂之要者也朱熹之
言葢有所自云漢初古樂猶有存者文帝
謙讓未遑武帝好非古樂魏用杜夔隋用
鄭譯何妥宋用和峴胡瑗阮逸范鎮葉非
不留心鍾呂司馬光徧訪四方草澤以應
詔而周程張三大儒者乃見遺焉第用其